

重访存亮村

许坤

一个阳光明媚、惠风和畅的春日，我随东海作家采风团踏上故土——硇洲岛存亮村的采风之旅。渡轮劈开碧波，将咸涩的海风送进船舱；登岛刹那，两辆电瓶车早已等候，载着满车欢声笑语，向着海岛南端的村落疾驰而去。

二月的硇洲岛，春意早已浸透每一寸土地。道路两旁，绿树轻摇着新叶，繁花缀满枝头，海风裹着泥土的清香漫过鼻尖，刚卸下行囊，便让人沉醉在这份海岛独有的春日里。

存亮村静卧南海之滨，北依孟岗村委会，西望南港西埠村，东、南两面则被无垠碧海相拥。全村225户、1200余村民，世代以渔为业，近200艘渔船如银色音符，点缀在湛蓝港湾中，日复一日奏响渔家生活的韵律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硇洲人，阔别数载再访存亮村，眼前景象令我惊叹。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，只有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画卷：蓝天白云下，别墅洋楼鳞次栉比；环村大道如绸带蜿蜒，街巷水泥路平整如镜，彩砖步道旁的花草修剪得错落有致。村东南角，朱红色航标灯塔巍然耸立，与村前银滩、黑岩、碧海相映成趣。沙滩外，千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黑色礁石群，如群牛狂奔横亘海岸；港湾内，渔船静静漂浮，渔夫满载渔获归来，渔姑在树荫下飞梭补网，老人倚着公园长椅悠然闲谈。极目远眺，天蓝海阔，海天相接处白帆点点，海鸥翱翔，那片辽阔海面，恰似一幅挂在村前、百

看不厌的海景图。

我们漫步沙滩，细白的沙粒纯净无杂。弯腰捧起一捧，沙子从指缝间缓缓滑落，带着阳光的暖意。脱掉鞋子赤脚踩上去，软乎乎的触感如踏棉团，惬意从脚尖蔓延至心底。

随后攀爬海边火山礁石，眼前景象更令人震撼：层层叠叠的黑色礁石绵延数公里，蔚为壮观。这些火山岩奇形怪状、千姿百态——有的如黑龙入海，蜿蜒灵动；有的似雄鸡报晓，昂首翘尾；有的像雄鹰展翅，欲搏长空；有的若老人静坐，神态安详；还有的如乌龟伏岸，静止不动…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站在礁顶远眺，碧波荡漾的海面与天际相融，不禁想起曹操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”的壮阔诗句，胸中也涌起几分豪迈。

每次来存亮村看海，“夫复何求”的感慨总会涌上心头。退休后迁居城里五年，我始终觉得不自在，总念着家乡的好——乡下那份宁静，是城里人永远体会不到的安稳。若想清静心境，来硇洲岛存亮村度假，便是最好的选择。在这里，能远离尘嚣，寻回一份纯粹的清静；极目海天，能拓展胸怀，涤荡心灵，洗去所有杂念与烦恼。

存亮村的魅力，远不止于眼前的美景。这里是海鲜的天堂，周边海域盛产鲍鱼、龙虾、石斑等海珍，其中历代皇家贡品鲍鱼更是声名远扬。退潮时，黑礁石的石缝间藏着满满的惊喜：肥美的蚝、鲜活的辣螺、青蟹、海胆……宛如一

座天然的海洋宝库。我一位女学生在村里经营民宿，每逢游客到来，她总会热情地带大家赶海：内陆游客跟着她体验捞鱼捕蟹的新鲜，沿海游客会泅水的则随她丈夫潜入深海，射鱼捉虾。待满载而归，众人围坐一起烹饪海鲜，清蒸、白灼、爆炒，简单的做法最能凸显海味的鲜甜，收获的喜悦伴着欢声笑语，在渔村上空久久回荡。

近年来，乘着“乡村振兴”与“百千万工程”的东风，存亮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昔日不起眼的小渔村，如今已是湛江市生态文明村、广东省平安村，更摘得“湛江市最美丽的村庄”“特色旅游定点示范村”等荣誉。随着知名度提升，45家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存亮村也成了硇洲岛上远近闻名的“民宿村”。

最让村民骄傲的，是存亮村拥有一首专属村歌——《存亮湾》。这首由老村长洪伦作词、湛江音乐人罗刘兴作曲的歌曲，2011年登上央视舞台，不仅斩获全国村歌比赛第六名，还入选“中国村歌献给党十大金曲”。“存亮湾好地方，家兴村旺人安康；存亮湾好风光，椰风海韵醉仙翁……”悠扬旋律里，唱尽了存亮村的富足安康与淳朴民风，也让更多八方游客循着歌声慕名而来。

存亮村，这片南海之滨的世外桃源，正以独特的渔家风情与蓬勃生机，书写着新时代渔村振兴的动人篇章。诚邀四方宾客，来此沐浴椰风海韵，品味渔家生活，共赴一场藏在海岛深处的美好之约。

灯楼角赶海

梁敏

车子缓缓行驶在乡村绿野间，穿过海水清粼粼的盐田，葳蕤的木麻黄树林和翠绿的红树林，我们抵达灯楼角海边。此时，那块似犄角的陆地，停满了车子。他们也是来赶海的吧！向海望去，往日那满涨的蔚蓝的海水，已远退而去，退到海的深处。海裸露出它轻易不示人的腹地。

夕阳收敛起她的余晖，像羞涩的新娘。海堤陆陆续续集拢来赶海人。她们以妇女居多，衣服简陋，脚着雨鞋，手挎一水桶，头缠头灯。她们下了海堤，向海走去。我们跟着她们走，可很快被甩出很远。海的地表，凹凸坎坷，嶙峋的石头，稍不留心，脚便被刺伤流血。有些地方水深，有些地方水浅。挑水浅处走。可不识水的深浅，一不小心，误进水深处，水过膝盖，裤腿湿漉漉。小心翼翼，低头而行，感觉走了很远路。那些赶海人，早已行远，消失在渐渐黯淡下的暮色里。

就近捡螺。海水刚没脚踝，清澈见底。海水很清凉，脚泡在里面，通透无比。那螺，有拇指大的，也有无名指小的。石头般的颜色，有些静卧于水里，有些粘附海石上。头灯照着海水，映出

一圈的光亮。刚开始，由于难辨螺的模样，收获并不多。慢慢地，对水的环境适应和海螺的认识，水桶有了可观的成果。翻开海石，上边往往藏着很多颗，颇令人欣喜。在翻开海石的瞬间，还有螃蟹出现，惶惶、急速逃匿。也有胆大的，淡定自若，伸手去抓，它还张着两钳，似与你挑战。不懂抓，也害怕被咬到，被它逃跑成功。间或，有一条两条小鱼，像蛮皮的小男孩，挑逗你。并拢双手去捉，倏忽一下，它逃远去了。弯腰埋头觅螺、捡螺，耳畔传来赶海人的呼喊声，“这边螺多，快来捡。”那边呼应，“好的，我就过来。”等蹚水过去，发现海螺并不多，轻责而去。也有唤着名字的，询问，“你在哪里？”那一个就用灯晃一下，照过来。身旁是一男一女的小孩。他们穿着水鞋，听见说螺多，踩水哗哗作响，过来。还把刚掀起来的石头上的螺抢去。他们是附近村庄的人，跟着大人来的。捡拾的螺，明早拿到菜市场售卖。不远处，有一对情侣，似是从县城来，他们并不识螺，专挑大的捡，不时捡到石子。可他们并不懊丧，不时传来欢声笑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周遭陷入寂静。直起有些疲累的腰，举目四眺。此时的大海，远远近近，赶海人的头灯，仿若天上

的星光，熠熠闪耀。清凉的海风，微微吹拂，好不惬意。今夜，天上没有月亮，有且仅有零星的星星，可海水反射出的光，白白的，明亮而朦胧，人仿佛走进诗意的境界。顿时，城市车马水龙带来的躯体疲倦和头脑胀痛，在这万籁俱静的海上，全被洗涤干净。

返回路上，循着灯塔的灯光，我们成功上了海。回望，那海，灯火依旧，还有很多赶海人，为生活而低头弯腰。她们捡螺快、准。他们赶海，看流水，有时半夜才逢流，也下海。赶海于他们，已成了生活。而我们赶海，是体验，是享受，是玩乐。蒋勋在《人生需要出走》说，“你们一定很认同，‘旅行是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。’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，我常常用的一个字是‘出走’。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、太熟悉了，就失去他的敏锐度，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，所以需要出走。”人生的出走，需要从体力、精神、视觉、味道的开始。目前，我需要的，正是这样的一场出走。

回来后，海螺水煮，用银针挑出来，个个螺肉尾部黄黄，新鲜肥美。再将螃蟹洗净，辅以木瓜，煲煮一锅粥。海鲜的芳香，清甜的滋味，诱人至极，回味无穷。过后每每谈及，津津乐道，口舌生津。

